



为抗日，她女扮男装奔赴国难

“国难当头，女子亦当奋发效力。”

当地时间8月14日，马来西亚吉隆坡南侨机工纪念公园、南侨机工纪念馆落成。在开幕典礼现场，从中国海南远道而来的杨馥声感慨万千——公园内的纪念墙上镌刻着3000多名南侨机工的名字，其中一位叫李月美的巾帼英雄，正是杨馥声的祖母。

李月美出生在槟城的一个华侨家庭。1938年，滇缅公路成为重要的“抗战生命线”。看到招募司机和汽修工的启事后，20岁的李月美在短时间内学会了开车，女扮男装加入南侨机工队伍。她从此告别了优渥的生活，整日奔波在滇缅公路上。但她说：“苦，我不怕的，我就是要吃苦才回祖国，我为苦难的祖国来吃苦。”

李月美在家中排行老四，还有8个兄弟姐妹。20世纪60年代回到中国定居后，就和马来西亚的亲人失去了联系。如今，杨馥声希望为祖母寻找“娘家人”：“找到他们的下落，对祖母来说也是一种安慰。”



李月美年轻时候的照片



身着统一制服的李月美

A “我就是要吃苦才回祖国”

李月美的故事，要从1938年说起。这年冬天的槟城，天气一如既往地温暖宜人，可在华侨华人群体里，焦灼忧虑的气氛正在蔓延。祖国的华中、华东和华南地区相继沦陷，全国95%的工业和50%的人口已落入敌手。

和父母一样，李月美每天关注着战事进展。她刚满20岁，个头超过一米七，是一位英气勃勃的女青年了。“国难当头，女子亦当奋发效力。”七七事变以来，她经常和要好的小姐妹走上街头卖花筹款，支援祖国抗战。

这天，槟城机器行的一则招募启事引起了李月美的注意：“年龄20至40岁，品行良好，具有驾驶汽车及精于修车技术……”原来，中国东南海陆交通均被日军切断，抢修通车的滇缅公路成为大西南重要的“抗战生命线”。几千辆汽车和大批物资亟待上路，国民政府却找不到足够的司机和汽修工。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于是发出《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》通告。李月美自觉各项身体条件都符合，可惜她既不会开车，也不会修车。“短时间内精通修车，恐怕有困难。但开车嘛，问题不大！”她和朋友找来一辆21座的巴士，学了4个多小时已开得有条不紊，不久后就从车务局领到了驾驶执照。

“我要报名！”李月美来到槟城机器行的报名点，却被告知“不招女机工”。李月美只好离开队伍往外走。见到那些报名成功的男子，她忍不住投去羡慕又不甘的目光。“一定要想办法回国服务！”回到家里，看着身形与自己差不多的弟弟锦荣，李月美心生一计。几天后，她剪去长发，穿上弟弟的衣服，特意去了离家很远的一个报名点。

这一次，“男青年李月眉”报名成功了，成为最终被录取的32人之一。出发前，医生统一为队员检查身体，李月美的女性身份不再是秘密。不过，或许是李月美的坚定与机智打动了领队，她“侥幸”留了下来。

回国服务队机艺工程队里出现“花木兰”的消息，很快引起了《南洋商报》的注意。在征得领队允许后，李月美接受了采访。“令尊和令堂对你这次的回国，表同意吗？”“当然是同意的，而且我们兄弟姐妹共9人，就是为国家牺牲了一两个，那有什么关系？”

《南洋商报》的记者又提到，华侨们生活优渥，滇缅公路的条件却是极其艰苦的。李月美从容地回答：“苦，我不怕的，我就是要吃苦才回祖国，我为苦难的祖国来吃苦。”

B 车在我们的手上，血在我们的胸膛

1939年春，李月美随队来到了云南昆明。至1939年8月，累计3200余名爱国华侨青年汇聚在这里，他们后来被统称为南侨机工。

为工作方便，李月美仍以男性身份示人。她和同伴们首先接受编队训练，白天苦练驾驶技术，晚上挤在亲手搭建的工棚里。昆明四季如春，但相较于槟城而言算是“寒冷”了，战时物资紧缺，能御寒的也只有一条毛毯而已。口粮定量发放，吃饭时一声哨响就马上举筷，几分钟后哨声再响，没吃饱也得放下碗筷起立集合。

训练结束后，李月美被分配到贵州红十字会。她迎来了艰巨的任务：前往滇缅公路运输物资。滇缅公路修建期间，工人死亡率高达10%。自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戍，全长1146公里的土黄色公路如长蛇般蜿蜒，有时宽度仅容一辆汽车通过，有时1分钟内盘旋五六圈。车行一路，要翻过海拔3000多米的横断山脉、怒山和高黎贡山；要横跨水流湍急的漾濞江、澜沧江和怒江；还要穿越亘古荒凉、

人烟稀少的“烟瘴之地”。

广东江门台山市博物馆研究员叶玉芳告诉环球人物记者，滇缅公路不仅险峻异常，还频繁遭受日军的轰炸与袭击，而南侨机工任务紧迫，驾驶的是老旧车辆，还要超负荷运输物资，进一步增加了运输过程的危险性。

每次上路，对李月美的耐心和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——稍有不慎，她就可能连人带车摔到峭壁下或江水中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关于那些恐怖的深谷，机工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：“初一跌下去，十五未到底。”

路况糟糕加上时有轰炸，中途过夜或者等待抢修是常事。滇缅公路沿途分布着一些住宿点，但李月美和同事们一样，大多数时候都睡在车厢里，防止车内物资或汽车零件被偷。周遭的同事都觉得这位秀气的青年勤勤恳恳、招人喜爱，几乎没人发觉她是女子。

在昆明训练期间，李月美和大家学唱了《出发歌》。有时，行驶在荒山之间，前方是仿佛永远走不完的山路，她便会唱起这首歌来提神。

C 亲人们，你们在哪里？

1940年，行至一处急转弯时，李月美不慎翻车，身负重伤、动弹不得。幸而过路同事杨维铨将她从已经变形的驾驶室拖了出来。李月美的性命保住了，女性身份却再次曝光。媒体称她为“当代花木兰”，相关报道轰动一时，著名社会活动家何香凝题写“巾帼英雄”相赠。康复后的李月美到了机工卫生所改当护士，以另一种形式为滇缅公路服务。

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馆长罗云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，1938年以后，滇缅公路作为中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陆上通道，输送了约90%的国际援华物资，仅军需物资就有50多万吨。“为了抢运，约1/3的南侨机工在路上为国捐躯。”罗云辉说。

在李月美的影响下，小她2岁的弟弟李锦荣也于1939年加入了第八批南侨机工服务团。幸运的是，姐弟俩都坚持到了抗战胜利。1946年，李月美踏上归家的路，同行的还有杨维铨——那次生死营救后，两人相交渐深，喜结连理。

全家团聚不久后，李月美和杨维铨前往缅甸定居。在缅甸，李月美和杨维铨以经营咖啡馆为业。尽管日子过得富足安逸，她还是心系祖国。1965年，杨维铨留守缅甸，李月美和10个子女中的8个回到了中国居住。夫妻两人去世后，被儿女合葬在杨维铨的老家海南琼海。



抗战胜利后，李月美（左一）返回槟城与家人团聚

杨馥声的父亲杨善国是李月美的大儿子，目前已经不在人世。杨馥声的母亲尹凤娥告诉记者，多年来，子女们一直有桩心事，就是为李月美寻找失散的马来西亚亲人。

据了解，李月美在家中排行老四，兄弟姐妹9人依次名为：锦伦、锦全、月明、月美、锦容、锦和、锦圆、月琴、月平。“她有8个兄弟姐妹，总该有亲人在的，可惜到现在还没有找到。”尹凤娥想象过团聚的场景：可能是在海南，一起为李月美夫妇扫墓；也可能是在马来西亚，共同寻访祖屋的痕迹。

近年来，尹凤娥年事渐高、行动不便，杨馥声接过了接力棒，代表李月美后人到各地参加纪念活动。他对记者说，舅舅李锦荣也是南侨机工英雄，说不定哪一天，他会在活动上偶遇舅舅的后代，和他们相认……

80多年前，也正是这种感情，支撑着李月美等3200余名南侨机工投身抗日救亡——不管相隔多远，我们始终是一家人，荣辱与共，血浓于水。

据《环球人物》